

森林中的故事

克利維茨基 克拉依諾夫合著

陳 復 庵 譯

平明出版社刊

近代文學譯叢

森林中的故事

克利維茨基 克杜茨諾夫合著
陳 復 庵 譯

平 明 出 版 社

一九五二年八月初版
一九五三年三月三版 7001—12000 冊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原書名 Tales of the Bryansk Woods
原著者 Alexander Krivitsky, Pavel
Krainov
英譯者 D. L. Fromberg
原出版者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44.

平明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一一五七號五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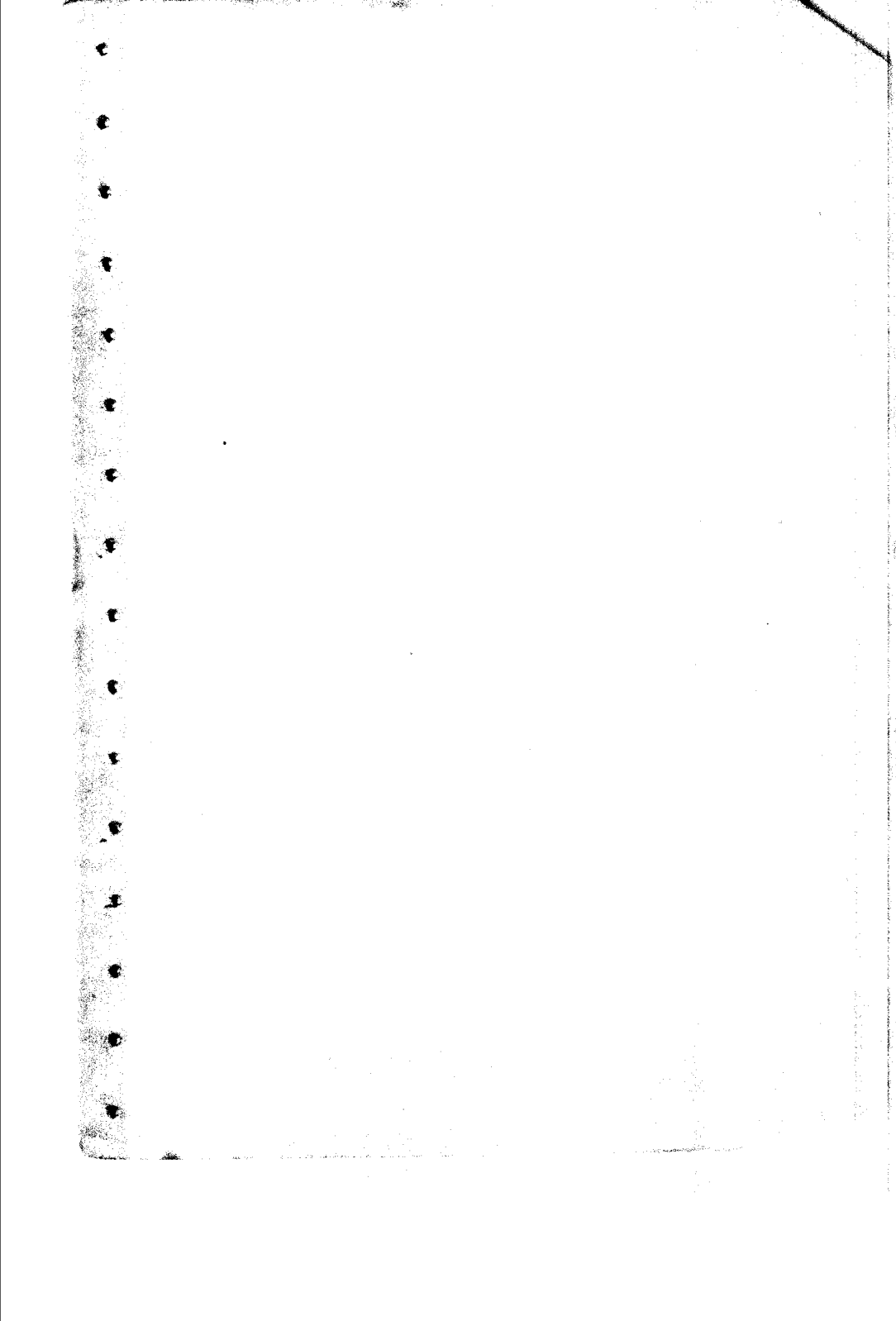
定價人民幣五千八百元

〔文學 藝術〕〔定價頁190〕

目次

一	雲路·····	三
二	夜間·····	一六
三	藍橋·····	三〇
四	舊友重逢·····	四二
五	德國男爵的莊地·····	六三
六	華麗雅·S的故事·····	八七
七	豐·席拉特爾的命運·····	一〇一
八	蓋卡·····	一一六
九	列車的末日·····	一二九
一〇	冒險入森林的清鄉隊·····	一四三
一一	游擊隊的小屋·····	一五四

森林中的故事



一 雲路

游擊隊走的小路並不是在森林邊上就中斷的；牠們繼續伸過去，直到德軍後方最遠的地點。在這些小路上，有偵察員和爆破經驗豐富的士兵們做好了暗記。牠們越過前線，穿過陰暗的峽谷和叢林，直達紅軍司令部，在那裏司令部裏的人仔細研究着游擊隊員送來的、關於敵人的計劃和兵力的情報。小路離開了地面，無影無蹤地伸展出去，穿過空氣，把敵後森林部隊的掩蔽所和另一邊的『大陸』聯繫起來。

天空像下面的大地一樣，交叉着無數條道路。在戰爭以前，牠們都是廣闊的大路，有着最新式的航程設備。無線電台發着信號，燈塔像一隻計拍器一樣，單調並且有規律地發着光。飛機嚴格地遵守規定時間。飛過黯黑的天空。操縱飛機的駕駛員、機艙裏的領航員，都熟知這些走慣了的、航線上的每一哩路。飛機場上，閃着

一個由電燈組成的耀目的大「T」字。飛機平穩地向下滑去，停在那燈火通明的機場房屋旁邊。

可是戰爭封閉了這些廣闊的航線。在飛行員和乘客都同樣熟識的這幾條熱鬧大路，如今荒涼了。戰鬥機、低飛攻擊機和轟炸機的中隊，使用着空中的側徑小路，從意料不到的地方衝下來襲擊敵人。在戰時的天空中，已經闢出了隱約可見的新小路。就像堅硬的地面上的小路一樣，那些最祕密的羊腸小徑、最隱蔽的小路，在雲上面那麼高的地方，穿過無邊的天空，牠們通常被稱做游擊的小路。

在布利揚斯克森林裏，第一條這種樣子彎曲的路，是由駕駛員符拉其米爾·雅洛歇維奇探尋出來的。他是特魯塔耶夫少校近衛航空隊的一員。戰前，他在民航隊裏服務，那時候，他的高大的身軀，在國內的幾個最大航空站的瀝青跑道上，時常能夠見到。

……天色逐漸變得朦朧了。我們坐在地堡附近的空砲彈箱上，那個地堡就是我們中隊指揮員彼亞托夫少校的指揮所。地勤人員們在整理那架飛機準備起飛的時

候，雅洛歐維奇就把他第一次到一個游擊隊駐紮地去做的事情告訴了我們。他是一個個子高得出奇的人，有着明澈的、帶着笑迷迷的眼睛，他的性情溫和。他好幾次要說出那件事情，但是每一次總是記起了一些好笑的事情，就突然大笑起來了。

『我告訴你，我在十四歲的時候，就比我的父親還高個！那時候，他跟我說：

「伏羅佳，你會成爲一個出色的近衛軍人。」如果他的推斷沒有實現，那我總該挨罵哩。現在，我是一個近衛軍人。可是讓我告訴你，我的那個領航員普洛塔索夫啊，我祇不過跟他的肩膀一樣高罷咧。我第一次跟游擊隊聯繫的時候，就是和他一塊兒飛去的。爲了他，他們不得不在我們所有的飛機裏，造好兩層沒有蓋子的機艙，否則他簡直就擠不進去。我們到了游擊隊那裏，有一個老婆子偶然在屋裏看見了我們。她吓得連一根雞毛都可以把她碰倒。

『我的老天，』她喊道，「難道你們空軍都長得這樣高嗎？」

『普洛塔索夫用他打雷般深沉的低音說道：

「不，老大娘，你還沒有看到我們真正的高人啦。他們決定先派兩個最矮的

到這裏來作先鋒！」

「那個老婆子弄得莫名其妙。唔，像我說過的一樣，那是五月裏的一個黑夜，你也知道，在五月裏，祇有這一部份地區的天氣是好的。我們奉到了去探明一個游擊隊所在地的任務。我一聽到我們要做的那一種工作，我高興得好像我得到了一個獎章似的。好罷，我暗想着，如果他們把這麼一樁工作交給我做，那麼，他們已經開始把我當作一個真正的正規軍人了。我可以向你保證，那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是我們却非常熟悉這一個地區。起飛以後，就像一直掉進了一個無底深淵。我們繼續飛行過去，可是下邊地面上連一個信號也沒有。我們祇靠儀器的引導，作着盲目飛行。這樣一直飛到前線，一切都順利。接着，小小的白花組成的花環突然開始在我們飛機旁邊出現了。這是德國鬼子的「天空花園」——高射砲彈在爆炸着。以後，紅色的流光從地面直射到飛機這裏——那是大口徑機槍打出的曳光彈。我減低速率，改變方向，把那些爆炸着的砲彈拋在右方，接着，又把牠們拋在後方。我們平安地穿過了牠們。我突然發現前面有白色的雲片：這是比德軍高射砲更壞的東

西。我決定飛到牠們上面去，因此就加快速率向上升。這架飛機顛簸得像是暴風雨中的一隻小船一樣。那個領航員担心飛行的方向有問題，我自己也看出那隻指南針的針在來回的搖動着。我們差不多升到了一萬呎，但是還不能看見星星。祇要時間允許，我決定繼續穿過雲層，結果證明我是對的。不久我們就離開了牠們。我駕駛着那架飛機向原定方向飛去，但是我却一點也不知道那時候自己到底在什麼地方。下面像墨一樣黑。我怕自己會錯過了那個地方。你知道，貓頭鷹能夠在夜裏看見東西，那時候，我多麼妒嫉那種眼睛銳利的鳥兒啊。我降落到一千呎以下，但是仍舊看不見什麼東西。突然，那個領航員大嚷道：

「伏羅佳，那邊有燈光，在右面！」

「我駕着飛機打了個轉身，完全不錯——所有的東西都在那兒，恰恰跟我們約定的記號一樣。我在離地約一百五十呎的天空中繞着圈子，一面對普洛塔索夫說：『準備好手提機槍，以防萬一。』我儘可能在遠離燈光的地方着陸。我是故意這樣作的，如果那是一個圈套的話，那麼我們還來得及避開。而後我就大喝道：

「祇教一個人走過來！」

「但是沒有人理會這句話。至少有二十個人衝到了飛機那兒來，我還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而普洛塔索夫已經在擁抱他們、吻他們了。幾十隻手把我拉出了座位，開始把我向上拋去。這時候我倒真的害怕起來了。你可以看出來，我的體重並不輕，我怕得要死，唯恐他們把我捧在地下。然而一切事情都平安地過去了。我在那個游擊隊宿營地停留了二十分鐘，擁抱了很多，我有生以來從沒有擁抱過那麼許多人。有一個人大叫道：

「秩序，同志們，維持一點秩序，以有組織的方式來做這件事吧，否則我們會弄得他們不高興的。」

「好了，他們排成了一排，普洛塔索夫和我就開始輪流地跟他們握起手來，你知道，就跟米哈依爾·伊凡諾維奇·加里寧把政府勳章頒給人民的時候一樣。

「時間是愈來愈少了。你知道，五月的夜比麻雀的嘴還要短，我們不得不趕快回到基地去。我正要爬上駕駛員的座位的時候，突然看見一個老頭兒向我這裏走

來。他走到我的身邊，拉着我的袖子，要我走到一旁去。我跟他一起走去，他簡短而認真地問我道：

「你是不是常見到斯大林同志？」

「我有時候有機會見到他，」我這樣回答他。

「你能不能把我們游擊隊員對他的敬意傳達給他？」

「可以，」我說。

「那麼請代我們全連，代我們整個的機構告訴他，那就是說，請你告訴他，我們正在這裏作戰，而且會非常熱心地繼續在這裏作戰下去，無論命令我們做什麼工作，我們都一定照辦！」

「這些話真的感動了我……我記不得自己到底哭了多久。我不是那種輕易就流眼淚的人，但是這一次，眼淚却湧上了我的眼睛，奇怪的事情是在於那不是因為悲傷，而是因為快樂。我默想着，我們人民有着多麼大的力量呵，他們已經在這次戰爭中經歷了許許多多，可是他們還是一樣勇敢地作戰下去。就以這個老頭兒為例

吧，他時常沒有麵包吃，像他這把年紀空着肚子去作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他的良心驅使他，他現在正在這樣工作着。我們飛回了基地，彼亞托夫少校說：

『謝謝你，雅洛歇維奇大尉，這次任務已經很圓滿的完成了。』

『我脫口說道：

『我應該謝謝你啦，少校同志，因為你讓我幫助了游擊隊，而且看到了那種

……』

雅洛歇維奇解開了皮衣服的扣子，在袋裏摸索火柴。他的軍裝上四顆戰功勳章在月光下閃着光。一個地勤機械士走了過來，報告說飛機已經準備好了。

『那麼來吧，』雅洛歇維奇說，『我們上路吧。我們要循着那條熟路作一次短程旅行哩。』

我們爬上了飛機，雅洛歇維奇的新領航員達瓦·依洛察跟我們一起上去了。發動機吼叫起來了。飛機場的邊界上種着零落的小叢樹，牠們就在白天裏也祇是隱約

可見的，而現在，即使是在滿月的月光下，再加滿月在雪上塗上了一層藍色的光亮就完全看不見了。我們接連發出了三枚信號彈，一枚跟着一枚。兇暴的蛇形焰火扭曲着穿過空氣，而後盤繞起來變成了幾團眩目的火焰。一剎那間，一片顫抖的奇異的光照亮機場。我們在機場上盤旋着，而後轉向我們要去的方向低空飛行過去。我們下面展開了一片日色的奇怪的土地，一片荒涼的土地。山頂上的冰發出亮光。三月的雪仍鋪在那裏，初春的膽怯的手還沒有碰過牠們。從上面看下去，大地像是一片泡沫密佈的海洋，牠已經驟然變成了化石，凍結成了起伏不定的波浪的奇幻式樣。

飛機開始上升了，三千……四千……六千……八千呎……我們飛近了前線。我們下面是一幅大地的全景圖，牠似乎像一幅大地圖般展開來。我們可以看到黑線組成的網，那是被車輛磨損的道路交叉的地方。鐵路線更明顯地突了出來——鐵軌之間鋪着新落下的雪。到處都有小樹林和小叢林，牠們散佈在白色雪毯之中，明顯得像是黑斑點一樣。這是領航員依各熟知的一幅地圖，他大叫着想壓過發動機的吼

聲，把我們正在飛行過的河流、村莊和道路的名字告訴我們。

前線到了。突然，下面廣闊的白色大地明顯得像是一片銀幕一樣，砲隊的決鬥在我們眼前展開了。我們下方遠處，大砲噴出了火焰。我們在天空中，清楚地看見我們重砲發出的排砲時的橙紅色光痕。我們似乎覺得在發動機的吼聲之中，還能夠聽到紅熱炮彈劃破空氣猛烈的噓聲，把大地完全變成了地獄。再下面一點，恰在工事中間，突然飛起了無數亮光。牠們的數目是那麼多，因此，牠們時常融合成一條光帶。那是牠們在使用輕武器和迫擊砲互相射擊着。在前線的這一段陣地上，紅軍正在進攻。在那裏，在下方地面上，砲隊不斷轟擊着敵人的掩體和碉堡；流着大汗的工兵們不顧一切地爬過了刺骨的雪地，炸出一條路來穿過敵人的鐵絲網；步兵們伏在地上準備發動一次攻擊。而在這裏，在眩惑的月光之中，我們的輕型飛機正在高空掠過；頑強地替自己開闢出一條路，飛向那些森林部隊——牠們是下面正在神聖地戰鬥着的那些人的嫡親兄弟。

我們飛過了前線。現在我們正飛行在敵佔區的上空。一陣微香的烟味滲進了機

艙。我們又向下方望去。黑色的烟柱直昇到天空。這些烟柱的底部全是大火——沿着前線的村莊都在燃燒着，那是德國鬼子放的火。領航員依洛琴向我們說明了這一切事情。在這一片被敵人佔領的、屈辱而淒慘的土地上，凡是我們在機中看見的每一點火光，他都能正確地說出牠的來源。

『等一會兒我們就要飛過一個德軍機場。那兒，就在我們的右前方，』領航員大喊道。

一分鐘過去了，接着又過去了一分鐘，兩顆紅色信號彈在我們下方炸裂了。

『那是德國佬給我們的着陸信號。他們聽到了我們的發動機聲，就以爲我們這一架是他們自己的飛機了。』

這架飛機拒絕了他們『善意的』邀請，繼續向前飛去。密雲遮住了月亮。天氣開始變壞，但是我們的旅程顯然也將告終了。地平線上出現了一點紅光：我們的目的地已經在望了。幾秒鐘以後飛機開始向下飛去。現在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出一塊空地上有着幾堆營火。牠們是依照今天特別約定的式樣排列着的。我們打開了司機座